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緝卷十三

宋 嚴粲 撰

陳 國風

譜曰陳者太皡虙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外望方東不及明豬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閼音遏嬀音規明音孟明豬即爾雅孟諸覡音檄○疏

曰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則陳與薊祝共為三恪薊音計○朱氏曰今陳州是也

陳詩十而七為淫靈公之事世變已極詩訖於此詩訖於陳靈公下於秦夷之也

宛丘刺幽公也疏曰幽公穿慎公圉戎子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曰陳幽公詩厲王時

幽公之遊蕩為人所厭此詩殆蹙頞而相告者歟

子之湯兮湯如字又去聲○李氏曰子稱幽公也○傳曰湯蕩也宛丘之上兮傳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釋丘曰宛中宛丘○疏曰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謂中央隆峻與此傳正反○補傳曰宛丘自爲地名洵有情兮洵音荀○傳曰洵信也而無望兮今曰望謂威儀也如近之則有望

好樂者人之情也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必以禮節之今子幽公之流蕩在宛丘之上信有好樂之情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淫荒昏亂不復敬謹其威儀民因其出遊見其容貌顏色而生慢易之心所謂望之不

似人君也

坎其擊鼓傳曰坎坎擊鼓聲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值持之去○朱氏曰值遇○傳曰鷺羽可以爲翳翳音意○箋曰翳舞者所持

言雖祁寒大暑亦遇其遊蕩厭之之辭也

坎其擊缶音否方有反○傳曰盎謂之缶盎於良反○疏曰郭璞云盎盆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按坎卦六四樽酒簋二用缶又是酒器也襄九年宋災具綆缶又是汲器然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呂氏曰李斯云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目者眞秦聲也秦王嘗爲趙相如擊缶矣楊惲言家本秦也能爲秦聲酒後耳熱仰天拊缶

而歌烏烏瓴缶缶音同䎘俾陛二音怭音允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音導○傳曰翿翳也

宛丘三章四句

東門之枌音焚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亟音棄歌舞於市井爾曰陳幽公詩厲王時○疏曰古者井田之制當井之中以二十畝為廬舍因為市交易故稱市井○曹氏曰幽公淫荒遊蕩當為國人之所悲哲及其父也民更化之痛哉風俗之移人也

後序附盖講師之說時有失詩之意者一斷之以經

可也首序之傳源流甚遠方作詩之時非國史題其事於篇端雖孔子無由知之或欲併首序盡去之不可也古説相傳猶不之信千載之下一一以㫖臆決之難矣桑中溱洧之詩或謂淫者自言其如此此詩亦爲男女聚會而賦其事以相樂蓋不用首序刺奔刺亂疾亂之説耳如此則凡刺詩之作皆淫人動於淫思發爲淫辭非止乎禮義者矣聖人何取淫人之言著之爲經而使天下後世諷誦之邪故凡刺詩皆作

者刺淫者非淫者自作也味此詩不績其麻正是謂責之辭非相樂之辭首序未易盡去也

東門之枌傳曰枌白楡也解見唐山有樞○宛丘之栩音許○曰栩柞也櫟也杼也解見唐鴇羽子仲之子傳曰子仲陳大夫氏○今曰子女子也婆娑其下婆音梭○張子曰婆娑不必是舞但裴佪翺翔之義士大夫之子不得過市今也遨遊於市井中爾

陳都宛丘之側其東門與丘之間乃國之交會其處又有枌栩二種之木可以休息故陳大夫子仲氏之女乃婆娑遨遊於其下蓋以相誘說也遊蕩之俗以

貴族猶爲之何責於小民乎次章言不績其麻知子仲之子爲指女子也

穀旦于差音釵○傳曰穀善也○疏曰旦早朝也善曰謂無陰雲風雨○箋曰差擇也南方之原李氏曰毛鄭以原爲陳大夫氏不若歐陽氏以爲南方原野其說簡徑不績其麻七月疏曰績絣麻之名市也婆娑

既已相誘於是差擇穀善之朝晴明無風雨相會于國南之原野其婦人不緝績其麻後由市中遨遊而往所會之地何爲也哉

穀旦于逝傳曰逝往也越以鬷邁鬷音揔○箋曰越於也鬷總也○傳曰邁行也視爾如荍音翹○郭璞曰荍荊葵也似葵紫色○釋草曰荍芘芣二字音毗浮○陸璣曰似蕪菁花紫綠色可食微苦澀謝氏曰小草多花少葉葉又翹起貽我握椒

於穀善之日往所會原野之地男女於是皆往也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荊葵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椒實芬香故以相遺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衡如字誘僖公也朱氏曰誘進也○疏曰僖公孝幽公寧子愿而無立志

懕音 䴷 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箋曰掖扶持也○曰陳僖公詩宣王時

衡門與魏園桃檜羔裘意同

衡門之下 疏曰衡古文横字也○曹氏曰衡門横一木為門貧者居之也 可以棲遲 棲音 西○傳曰棲遲遊息也 泌之洋洋 泌音秘○傳曰泌泉水也○疏曰抑鳳有泌彼泉水知泌為泉○今曰毖彼泉水乃毖然流貌毛以此泌與彼毖字異義同亦當為泉水之流貌非謂泌為泉水也○朱氏曰洋洋安流 廣長貌 可以樂饑 樂毛音洛鄭音療

僖公自謂國小不足以有為意氣消縮無奮然自立之志故詩人欲誘掖之謂横木為門雖至淺陋亦可

以棲遲游息於其下泌然而流之泉水洋洋然廣長玩之亦可以樂而忘饑喻陳國雖小亦足以有為孟子曰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曰魴鯿也鯿音邉○釋魚曰魴魾魾音丕○釋曰魴一名魾江東呼為鯿○陸璣曰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甜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也漁陽泉州及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州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是也○山陰陸氏曰魴今之青鯿也郭居賦云赤鯉青魴細鱗縮項闊腹蓋弱魚也其廣方其厚褊故一曰魴魚一曰鯿魚魴方也鯿褊也里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言洛以深宜鯉伊以清淺宜魴也河性宜魚故曰河之魴河之鯉

豈其取妻取音娶必齊

之姜箋曰齊姜姓○解順新語曰姜女子之貴者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解見魚麗

豈其取妻必宋之子箋曰宋子姓

喻不必大國而後可爲政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

也曰陳僖公詩宜正時

淫昏不可告語而惟思賢女以配之蓋外此無策矣

東門之池傳曰池城池也○補傳曰陳風三詩言東門蓋指所見以起興也可以漚麻

漚謳之去○錢氏曰漚之淡也彼美淑姬疏曰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為婦人之美稱○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言淑姬可與晤歌晤音悟○箋曰晤猶對也興也東門城池之中可以漚漬其麻麻漚水中朝夕浸漬然後柔韌也韌音刃彼美好之善可與僖公晤對而歌僖公與賢妃相處夙夜警戒庶幾改化也僖公荒淫忠臣良士之言無由可入矣其君子無可奈何但因其好色思得淑女為其配耦庶幾優柔而漸入

之如池之漚麻漸漬而化之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除之上濁○朱氏曰紵麻屬也○陸璣曰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須歲種也荊揚之間一歲三收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音姦○郭璞曰菅茅屬也○陸璣曰柔韌宜爲索○所見白菲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去聲女猶有不至者也曰陳僖公詩宣王時

陳東門之楊與鄭丰皆親迎而女不至言刺時猶言刺亂以時使然也

東門之楊（曰楊蒲柳也解見中部）其葉牂牂（音贓○傳曰牂牂然盛貌○曹氏曰自九月以後正月以前昏姻正時也楊葉茂盛則春既莫）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朱氏曰煌煌明貌）

興之不兼比者也秋冬爲昏姻之時今東門之楊木其葉牂牂然盛則春莫而昏姻失時矣親迎以昏爲期而至明星煌煌然大明夜已深而竟不至溪風行

而女有他志也

李氏曰毛氏以秋冬為昏姻之時則以荀子云霜降逆女氷泮殺止家語云羣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氷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鄭氏以仲春為昏姻之時則以周官云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觀此而說毛氏為勝按匏有苦葉之詩云士如歸妻迨氷未泮是秋冬之間可以嫁娶之時也鄭氏於士如歸妻迨氷未泮以為請期二月可以昏矣據詩言歸妻則實已逆矣安得以歸妻為請期乎然據周禮言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蓋於下文又言是時也奔者不禁則是於霜降之後氷泮之前使民皆得以行嫁娶之禮及至仲春之月猶有男女之無夫家者則以媒氏會之是以有奔者不禁之事先王立法不應專用仲春之月殺色戒反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音沛○傳曰猶牂牂也昏以爲期明星晳晳音制○傳曰晳晳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佗音駝○疏曰佗文公子桓公鮑之弟世家以佗爲厲公躍爲利公按經傳五父與佗一人厲公即是躍役利公矣馬遷誤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曰陳厲公詩桓王時○疏曰春秋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免音問○陳氏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責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師傅致有弒逆之事也

觀陳佗親仁善鄰之言見其性質本非不美未幾往鄭涖盟而歃如忘蓋已有蠱惑之者故詩人歸咎於無良師傅也左傳隱六年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七年陳及鄭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忘泄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亦知陳之將亂也歃色洽反忘去聲泄息列反

墓門有棘曰棘削棘也解見楚茨斧以斯之傳曰斯析也○釋言曰斯離也夫也不良傳曰夫傅相也相去聲○夫也猶言此人檀弓晉子曰夫夫也注上音扶下如字猶言此丈夫也國人知之知而不已程子曰已去聲今曰論語三已之孟子士師不能治事則已之○謂

廢退之也興郤南山式夷式已同

誰昔然矣

興也言他性本非不善以失教導而流於不善如墓道之門人所稀行失於修治而荆棘生之猶孟子言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此墓門既有棘必用斧以斯析之佗有不善必用良師傅以教誨之今傅相之人不良國人皆知之則當去之也知其不良而不去之誰從來如是乎蓋歸咎於前人也夫也謂傅相之人當時必有所指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鴞戶嬌反泮水音遥○鴞恠鴟也鵩也鵂鶹也即瞻仰之爲鴝也鵩音服鵂鶹音休留○傳曰惡聲之鳥也○陸璣曰鴞大如斑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今人謂之鵂鶹亦名恠鴟內則云鴞鴞胖古人尚之胖音判注云謂脅側薄肉也○山陰陸氏曰俗云禍鳥也莊子云見彈而求鴞炙一曰鵩似鴞則鴞又非鵩矣其肉甚美可為羮臛又可為炙炙音柘臛音壑羮臛也○傳曰萃集也

夫也不良歌以訊之傳曰訊告也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棘以喻佗後來之爲惡梅以喻佗性質之本美言梅本美木生於墓門荒僻之處而惡聲之鴞乃萃集焉萃集非止一鴞喻羣小附和之衆縱史之爲惡也縱子

勇反史讀曰勇此傳相之人不良有歌其惡以訊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悔無及矣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疏曰宣公杵臼莊公林弟君子憂懼焉曰陳宣公詩傳懸之間

此詩憂讒賊者詩人爲賢者憂之也

防有鵲巢傳曰防邑也邛有旨苕邛音窮苕音條○傳曰邛丘也○詩記曰後漢地理志陳縣注博物記云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箋曰旨美也○曰此旨苕苕饒也非小雅苕之華所謂陵苕也

○疏曰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傳直云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濕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也○陸璣曰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緑色可生食如小豆藿○長樂劉氏曰旨者地荒則草美盛也

誰侜予美侜音舟○李氏曰說文云侜壅蔽也○程子曰予美心所賢者○今曰唐葛生言予美則婦人稱其夫此詩予美則詩人稱賢者也

心焉忉忉音刀○齊甫田傳曰忉忉憂勞也

興也言防邑有鵲巢邛丘有旨美之苕饒陳人指其地之所見也鵲巢積累而成喻爲讒之積漸苕草延蔓而生喻所讒之浸廣誰壅蔽予所美之賢者使我

心忉忉然憂勞也

中唐有甓音霹○釋宮曰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瓴甋謂之甓瓴甋音零滴○疏曰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也唐之與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今曰毛以中為中庭唐為堂塗不必分也中唐猶言唐中耳○郭璞曰甓㼾甎也㼾音鹿卭有旨鷊音逆鷊音同○傳曰鷊綬草也○郭璞曰有雜色似綬也

誰侜予美心焉惕惕音超○程子曰惕惕懼也

中唐乃堂下至門之徑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功卭有旨美之鷊草雜衆色以成文猶讒言交織以成惑美義與貝錦同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好去聲）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說音悅○曰陳宣公詩傳惠之間）

月出皎兮（皎音皦○今曰皎月光皎潔）佼人僚兮（佼音攪僚音了○疏曰佼好也○今曰孟子云子都之佼○傳曰僚好貌）舒窈糾兮（窈音杳糾喬之上聲○傳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今曰舒而脫脫兮）勞心悄兮（悄鍬之上○傳曰悄憂也○錢氏曰默憂也）

興也當月出皎潔之時感其所見與佼好之人顏色僚然而好其明艷白皙如月之初出而皎潔其行止

舒遲窈糾然姿態之美也思而不可得則勞心悄然憂愁而靜默也○宋玉神女賦云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正用此詩也又云步裔裔兮曜後堂又云動霧縠以徐步皆形容舒之意

月出皓兮（皓音鎬豪之上濁○今曰皓月光之白也）佼人懰兮（懰音栁○蘇氏曰懰好也）舒懮受兮（懮音酉○蘇氏曰懮受舒之姿也）勞心慅兮（慅音草○王氏曰慅言不安而慅動）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燎音獠○蘇氏曰燎明也）舒夭紹兮（夭音殀○季氏曰夭

紹亦舒之姿也勞心慘兮王氏曰慘言不舒而憂愁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株音誅刺靈公也疏曰靈公平國共公朔子泝乎夏姬夏遐之上濁○疏曰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宣九年左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傳云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而天鍾美於是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是言夏姬所出及夫子名字御如字一音禦貉音陌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曰陳

靈公詩
定王時

株林夏南之辭迫切矣而靈公猶不知羞惡也

朝爲乎株林傳曰株林夏氏邑也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夏南夏姬之子也夏姬之事太褻詩人不欲斥言之

故託辭於其子謂夏南非有見焉不足往見也今公

之命駕何爲欲往株林以從夏南乎又自解之曰必

非往株林以從夏南也恐有他往耳依違言之而譏

之最切矣補傳曰不斥夏姬而言夏南夏南實主其家國人亦豫憂其禍必作於夏南也

駕我乘馬乘去聲說于株野說音稅○箋曰說舍也乘我乘駒上乘平聲下乘去聲朝食于株

始見公之命駕謂必非往株林以從夏南既而駕一乘之馬則舍說于株林之野乘一乘之駒則又朝食于株元無他往朝朝暮暮只往株林何爲也哉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音悅憂思感傷焉思音伺○今曰陳靈公詩定王時○王氏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

此詩言寤寐無爲刺靈公君臣惟知好色而不知其他焉知爲作者刺淫者變風多男女之詩或疑似後世艶曲聖人宜刪之非也刺淫之詩非淫者自作乃時人作詩譏刺其如此所謂思無邪也聖人存之以立教使後世知爲不善於隱微之地人得而知之惡名播於無窮而不可湔洗欲其戒謹恐懼也讀詩者能無邪爾思則凜然見聖人立教之嚴矣詩記曰變風始於雞鳴終於澤陂凡一百二十八篇而男女夫婦之詩四十有九抑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

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爲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爲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

彼澤之陂 董氏曰澤水之鍾也○傳曰陂澤障也障音帳

有蒲與荷 說文曰蒲似莞而褊有脊滑柔而溫莞音官　山陰陸氏曰蒲水草也生於水厓可以爲席故男執蒲璧言有安人之道也○今曰斯干下莞上簟云小蒲則莞精蒲麤矣○釋草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茄音加蕸音遐蔤音密○陳氏曰皆以美物相依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

涕泗滂沱泗音四○傳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疏曰經傳言隕涕出涕皆謂淚出於目○今曰淅淅之石俾滂沱矣疏以為雨盛此言涕泗如雨也

興也蒲葉柔滑荷花紅豔皆物之美而可愛者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言美物相依也今有一美好之女不得如蒲荷之相依我心之傷奈之何也或寤而覺或寐而寢更無他事但目涕鼻泗俱下滂沱如雨而已譏而鄙之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音艱○傳曰蕑蘭也有美一人碩大且卷音權

〇傳曰卷好貌〇李氏曰盧令其人美且鬈字雖不同其義則一〇釋文曰鬈髮好貌寤寐無爲中心悁悁音淵〇傳曰悁悁猶悒悒也蘭是芬香之草喻女美也或疑碩大非婦人之稱遂疑此爲慕賢之詩觀衛風以碩人稱莊姜車舝稱辰彼碩女則詩以碩大稱婦人多矣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菡酣之上濁萏談之上濁菡頷憾同音萏禫髧同音〇傳曰菡萏荷華也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傳曰儼矜莊貌寤寐無爲輾轉伏枕輾音展〇輾轉解見關雎〇朱氏曰伏枕而思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詩緝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詩緝卷十四

宋 嚴粲 撰

檜 國風

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

檜曹思周道疾亂也檜世次莫考詩不言何君曰夷

厲之間者鄭譜也平王初鄭武始滅檜前乎平何以知其非幽也當幽之時仲爲檜君史伯云檜仲恃險言不刺仲也前乎幽又何以知其非宣也周道復興之時不得有匪風之思也非幽非宣夷厲當之矣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好去聲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彊於政治故作是詩也按譜當夷厲之間

諫不行言不聽則去爲臣之道也此大夫之去正爲

其不能自彊於政治耳詩言衣裘之鮮絜所以形容其宴安無爲之意非以絜其衣服爲大故而去之也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音湖○蘇氏曰狐白裘也○今曰狐裘有白有青有黃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此狐白裘也玉藻又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此狐青裘也玉藻又云狐裘黃衣以裼之此狐黃裘也鄭氏以狐白之上加皮弁服天子以日視朝諸侯在天子之朝亦服之以黃衣狐裘爲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則服之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引此爲證以狐青爲臣下之服諸侯不服之玉藻稱君子狐青裘注以君子爲大夫士也此詩狐裘不指何色鄭氏以爲黃衣狐裘謂檜君以祭服而朝也蘇氏以爲狐白謂檜君以朝天子之服而聽其國之朝也二說不同狐青爲臣下之服非檜君所服檜君好絜其衣服

亦必不服狐黄當從蘇氏以爲狐白然詩人之意不在此也褎與袖同蜡音乍亦作褯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齊肖田傳曰忉忉憂勞也

羔裘狐白裘皆諸侯之服檜君服之非過也此大夫去之者謂檜國之微迫於大國之間將有危亡之禍爲檜君者當深思遠慮孜孜汲汲求所以爲自彊之計今乃服其羔裘逍遥暇豫服其狐裘以之視朝而已此外不能有所爲是偷安歲月坐而待亡也大夫諫而不聽故去之雖去國而不忘君故言我豈不思

爾乎實思之而勞心忉忉也○舊說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檜君乃服之以遊燕錦衣狐裘諸侯朝天子之服也檜君乃服之以聽其國之朝故大夫去之此非大惡其大夫何爲而遽去乎此大夫非以羔裘狐裘爲大故而以逍遥翺翔爲可憂也

羔裘翺翔傳曰翺翔猶逍遥也狐裘在堂傳曰堂公堂也○疏曰謂正寢之堂人君小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服其狐裘堀然在堂而已不能有所爲也故憂傷之

羔裘如膏音告○今曰膏之也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凡人憂勞戒懼則不暇鮮其衣禹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大布之衣是也今檜君羔裘之色潤澤如以脂膏漬之日出照之則有光曜其衣服之鮮明如此其志慮凡近可見矣安其危而樂其亡故我心傷悼之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范氏曰檜當夷厲之時已如此則孔子孟子之世可知也

自夷厲之時上下相習而廢禮久矣孔子存此序即

他日所以告宰予者其關於人倫風教者大矣

庶見素冠兮李氏曰毛以素冠爲練冠謂練布使熟其色漸白是以謂之素三年之喪十有三月而練冠既練則衣亦練故曰素衣素鞸也鄭衣素冠爲既祥素紕之冠謂經傳之言素者皆爲白絹未有以布爲者則知素冠非練也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爲紕故謂之素冠也至於素衣則素裳也毛氏謂思見練服練是十三月之服未足以見其不能三年也不如鄭氏之説爲有據玉藻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紕緣邊也既祥祭而服之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注成成人也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鞸鄭氏以素爲祥服皆木於禮本注紕音皮

棘人欒欒兮欒音鸞○傳曰棘急也欒欒瘠貌○朱氏曰喪事欲其縱縱爾哀遽之狀音總

勞心慱慱兮慱音團○傳曰慱慱憂勞也

素冠者縞冠素紕之冠也既祥祭則服之今不行三年之喪則無服此冠者故詩人云庶幸見服素冠者是棘急哀遽之人欒欒然瘠今無此人可見故我勞心慱慱然憂勞也

庶見素衣兮箋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謂素裳也○疏曰裳而言衣衣是大名曲禮云兩手摳衣謂摳裳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若得見服此素衣之人欲與子同歸愛慕之辭也

庶見素韠兮韠音畢○箋曰祥祭朝服素韠者韠從裳色○朱氏曰韠蔽膝也以韋為之冕服謂

之韍其餘曰韠我心蘊結兮蘊音允○朱氏曰蘊結者思之不解也聊與子如一兮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人心之同然也與子同歸與子如一得我心之同然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萇音長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

隰有萇楚釋草曰萇楚銚弋銚音遥○郭璞曰今羊桃也○陸璣曰一名銚弋葉如桃而光尖長而

狹花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疏曰或云鬼桃猗儺其枝猗儺阿那之上聲○疏曰猗儺枝條柔弱也夭之沃沃夭音妖沃音屋○傳曰夭少也○今曰厥草惟夭桃之夭夭皆少之意其葉沃若爲潤澤之意草木生意方盛則沃然潤澤樂子之無知樂音洛○李氏曰樂記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注知猶欲也

興也萇楚始生猶能自立長尺以上則引蔓于草上故言隰有萇楚其枝條猗儺然柔弱牽蔓如人之既長多欲而可惡也回思其夭少沃沃然生意方盛之時如人之少時無知欲而可愛也男女居室人之大

倫非可絕也然不能以禮節之而至於肆情縱欲則不如少小無知之爲愈所以甚言谿恣之可疾也詩記

曰生意沃沃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箋曰謂無室家之道

○今曰行露云誰謂女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朱氏曰無室猶無家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去聲而思周道焉詩記

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彊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微弱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周宗爲獨切也戰國時虞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畧而不精亦可爲少知治體矣

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天下謳吟思漢而光武再造其浹洽於人心者深矣

匪風發兮錢氏曰發風大起也○兮𠀤係呼大風爲風發○陳氏曰迅烈也匪車偈兮偈音挈廣韻音桀傳曰揭疾驅也○陳氏曰軒輕不定○張子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顧瞻周道箋曰迴首曰顧○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中心怛兮怛都達反○傳曰怛傷也

此檜國之人憂及禍難言非風之大作也非車之疾驅也我廻首反顧昔日周道之盛心自傷怛也言生於亂世非風非車自如風中車上之不得安傷今而思古也晉王尼暮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横流處處不安以車上不安喻世之亂也○舊説匪風非有道之風匪車非有道之車今不從

匪風飄兮飄音標本注符遥反又必摇反從又音匪車嘌兮嘌音漂批驕反○朱氏曰嘌摇不安之貌顧瞻周道中心弔兮傳曰弔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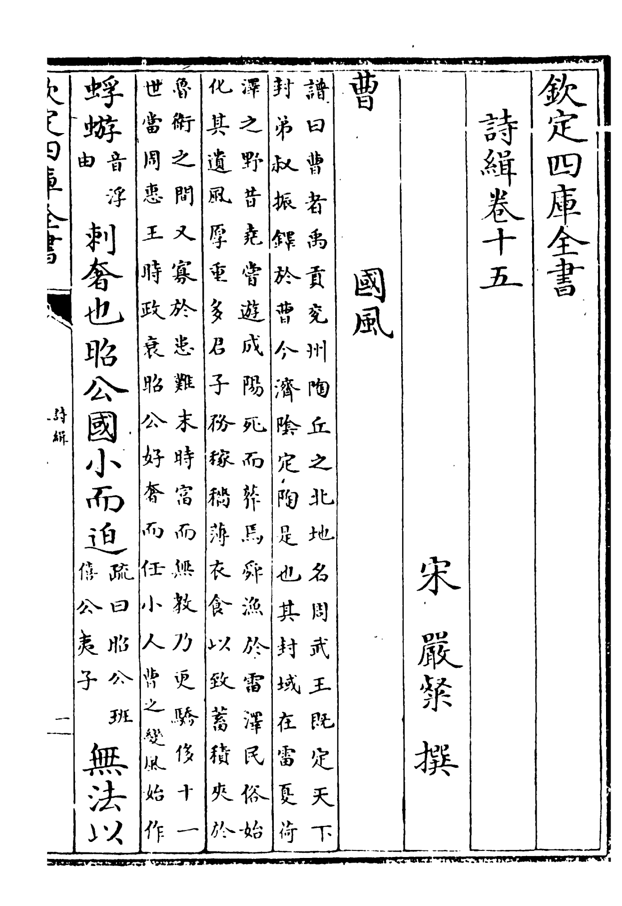
今考釋天云扶揺謂之猋孫云廻風從下上曰猋郭云暴風從下上此詩言風之暴當音標與猋同音也釋天又云廻風爲飄與猋同音義别蓋廻風謂之飄其廻風自下而上則謂之猋

誰能亨魚亨音烹○傳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溉之釜鬵溉音㮣鬵音尋○傳曰溉滌也○疏曰鬵是甑非釜類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張子曰溉沃之使水多也水寛則魚不壞政亦務寛○錢氏曰亨魚者滌其釜鬵而已無事煩碎誰將西歸箋曰檜在周之東故言懷之好音陳氏曰懐安也○今西歸曰好音猶好語也

治民若亨小鮮誰能亨魚而溉滌其釜鬵乎誰將西歸鎬京而安我以好音乎言唯周道平易人若歸之是好消息將有平治之望也匪風作於夷厲之時周猶都鎬故言西歸

匪風三章章四句

詩緝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詩緝卷十五

宋 嚴粲 撰

曹 國風

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厚重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蜉蝣（音浮 由）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疏曰昭公班 僖公夷子）無法以

自守陳氏曰有法則儉無法則奢好奢而任小人好去聲○陳氏曰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之人亦且立而觀之耳因而挺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李氏曰小人事君必逢君以奢侈君既奢侈驕恣則舉國將雅〃我所爲此小人之志也是以好奢者其所任必小人○補傳曰蜉蝣之詩不及小人序詩者以其將無依知其所用皆小人故不足恃將無所依焉曰昔昭公詩惠王時

奢則國必獘大猶不堪況小而迫乎刺奢而言衣裳楚楚舉一端耳

蜉蝣之羽楚光曰蜉蝣蟲中蝎蟲○釋蟲曰蜉蝣渠畧○郭璞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

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噉之㗅音詰○陸璣曰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於蟬也

衣裳楚楚傳曰楚楚鮮明貌○今曰楚楚猶今言濟楚也賓之初筵言籩豆有楚同

心之憂矣於我歸處音杵○詩記曰蓋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爲也

興也蜉蝣小蟲雖其羽鮮明而朝生夕死不久也猶昭公小國之君雖整飾其衣裳楚楚然鮮明而迫於大國亦不能久也我心憂其然若其危亡而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見當時在位無一可倚仗者蓋慘然以亡國爲憂矣補傳曰不必言小人意自見於言外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程子曰采采華飾也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閲疏曰此蟲土裏化生掘地而出〇今曰更閲謂升騰變化也麻衣如雪箋曰麻衣深衣也〇疏曰諸侯之禮夕深衣〇傳曰如雪言鮮潔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〇箋曰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共音恭遠去聲〇疏曰共公襄昭公班子今曰皆共公詩襄王時

彼候人兮傳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〇疏曰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身何戈祋謂候人之屬非候人之官長也何戈與祋何河之上濁祋音對○傳曰何揭也○疏曰揭擔揭也○詩記曰曲禮疏云戈鉤矛戟也如戟而横安刃但頭不嚮上爲鉤也直刃長八寸横刃長六寸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冬官戈柲六尺有六寸註柲猶柄也柲音秘○傳曰祋殳也殳音殊○殳解見衛伯兮

彼其之子其音記

三百赤芾音弗○今曰芾字當作韍古字通也韍膝之韍從韋黼黻之黻從黹○采菽箋曰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采菽箋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之蔽前後之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則服亦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芾韠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傳曰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緼音温赤黄之色黝音酉黑色○疏曰玉藻說韠

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芾之形制亦同於韠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一命至葱珩皆玉藻文

彼賢人爲候人之屬掌道路送迎賓客何揭其戈與祋供勞賤之事彼小人乃有三百人皆服赤色之芾何爲者也曹蕞爾國而小人衆多如此君子何所容乎晉文公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詩即史也事見左傳僖二十八年〇李子曰一小人用事猶不可況於三百乎

維鵜在梁鵜音題〇郭璞曰鵜鶘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鶘音胡〇陸璣曰

鵜形似鶚而大其鳴自呼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喙虛穢反○山陰陸氏曰魚不畏鵜鶘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稱去聲

興也鵜鶘當入水中食魚今乃在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未嘗濡濕其翼如小人居高位竊祿不稱其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音晝○傳曰味喙也彼其之子不遂其媾溝之去○曹氏曰遂終也○今曰屯封匪寇婚媾言好合也○補傳曰小人見利而爭先利盡而交疏

赤芾三百小人以利合者暫焉耳豈能終遂其好合哉必自相攻也

薈兮蔚兮（薈猥之去蔚音畏○程子曰薈蔚草木鬱茂之狀）南山朝隮（曹氏曰隮升也）婉兮孌兮（傳曰婉少貌孌好貌）季女斯饑

薈然蔚然草木盛多樵者朝升於南山之上而采之婉孌然少好季女不妄從人幽居而饑喻小人肆志趨利於上君子守道而困窮於下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鳲音尸）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今曰曹共公詩襄王時）

鳲鳩在桑（曰鳲鳩布穀也即郯子所謂鳲鳩氏司空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釋鳥曰鳲鳩鴶鵴音吉菊亦作秸鞠秸音戛○郭璞曰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方言云戴勝○陸璣曰一名擊穀一名桑鳩仲春鷹所化爲鳩也或謂之題肩齊人謂之擊正○山隂陸氏曰一名搏黍江東呼爲郭公馮衍逐婦書云口如布穀言其多聲也○李氏曰今乃鳲鳩也○舊說凡十一名李氏與舊說與姑兼存之）其子七兮（今曰但謂鳲鳩於其子使之各得養無使偏而已不必以爲朝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也）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興也鳲鳩養子平均如一喻古人用心之一也蓋善人君子其儀有常而專一由其心如物之結言堅固也○此詩以鳲鳩均養起興刺爲政之不均而言威儀帶弁何也蓋夫人容貌服飾之間皆可以覘其心之所存其心平則見於起居動作之間皆有常度曾子所貴乎道者三皆以驗其中之所養非徒曰容貌顔色辭氣而已也都人士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與此詩之意同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箋曰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其弁伊騏音其〇傳曰弁皮弁也騏騏文也〇疏曰知此是皮弁者周以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絰又是弔凶之事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視朝之常服焉之青黑色謂之騏此字從馬則弁色如騏馬之文也絰音迭

鳲鳩常在桑其子或飛在梅或飛在棘或飛在榛子無常處而母不離於桑以有常待之也其帶以絲爲之其弁則有騏文有常服也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故居一以待之而無不及者〇李氏曰若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其服有常見其心之一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曰棘酸棗也解見鳲凱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朱氏曰差忒也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其心一故其儀不差忒可以正四方之國矣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榛解見邶簡兮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四方之遠猶且觀而象之況國人乎思古人不可復見曰何不使之萬年壽考乎

鳲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今曰曹共公詩襄王時

詩言田萊多荒以見民之不得其所序推原其故以爲其君侵刻之所致也鄭褰裳思大國之見正蓋齊桓未霸也鄭忽出奔在魯桓十一年歲在庚辰齊桓始霸在魯莊十五年歲在壬寅曹共之時晉文霸業方盛襄王命之爲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邪曹固可罪而文於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憾故觀駢脅事見僖二十三年將甘心焉僅以貨免文寧能

帖曹乎下泉愧木瓜矣詩記曰程氏易剝上九傳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繫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詩記曰匪風下泉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

洌彼下泉洌音列○今曰洌旁三點者從水也清也潔也旁二點者從冰也寒也易井洌寒泉食為潔當從水此洌彼下泉及大東有洌氿泉傳皆訓寒則當從冰今字乃從水當為清也與大東有洌氿泉異也

○傳曰下泉食爲潔當從水浸彼苞稂郎梁二音○王氏曰苞叢生也○傳曰稂童梁也○疏曰禾之秀而不實者○曹氏曰田業多荒可知愾我寤歎愾音慨○蘇曰愾歎息之意也念彼周京

泉源深遠則流清今冽然而清者是下流之泉也泉流自上而下可以及物宜其灌良苗也今其所浸乃叢生之稂稂莠之盛見田野荒蕪民不得其所也曹人愾然寤覺而歎思念周京厭亂而思治也○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下泉思周而周不復興無其人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曰蕭香蒿也牛尾蒿也解見蓼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疏曰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與章而變文耳

苞蕭苞著言田畝之間野草叢密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朱氏曰蓍筮草也○陸璣曰似藾蕭青色科生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膏音告四國有王郇伯勞之郇音荀勞去聲

○傳曰郇伯郇侯也○疏曰郇侯爲伯也左傳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知郇伯是文王之子也姚是伯爵故言郇伯郇侯也○今曰毛以爲二大伯鄭以爲收下二伯孔以爲大伯唯有周召無郇侯者當從鄭也

田野荒蕪所見惟稂莠蕭蓍之類因思周之盛時五穀熟而風雨時芃芃然盛之黍苗得陰雨以膏澤之四國既有明王又得郇侯爲伯以勞來之傷今不復見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詩緝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緝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黄熙純

詩緝卷十六

宋 嚴粲 撰

豳 國風

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脩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成王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豳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此序已志故別其詩以為豳國變風焉邰音台栒音荀○疏曰邰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

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閒不窋后稷之子也韋昭註國語以爲不窋當太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太康之世夏之衰也自太康始故繫太康言之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陳豳公故爲豳之變風簇部同窋知律反○詩記曰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唯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劉氏曰豳實周公詩耳周者畿內國也畿內諸侯上繫於王不得國別風也何不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豳也何以不列之於雅曰列之於雅是爲變雅

成王雖始疑周公而終任之君臣之道亦無間矣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范氏曰豳居風雅之中何也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補傳曰豳周公之詩不列之正風何也豳非周之列國而周公乃爲遭變而作不得謂之正風也公劉入於雅七月不入雅何也雅所言王者之事七月之詩以周公之故屈居於風也國史以豳秦皆戎地故豳秦以類而次之孔子處豳於變風之末實尊之也尊之者何變而充正也

變風迄豳反周之初世道不終窮也齊豳秦魏唐陳檜曹季札所觀太師樂歌之次第也今詩之次第孔

子所定也降秦於唐而挈豳以終之蓋一經聖人之手而旨趣深矣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箋曰管蔡流言避於東都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疏曰故陳后稷及居豳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由緣致此王業之艱難之事處豳地之先公公劉大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輙言后稷者以先公脩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

七月陳豳民農桑之事而首序謂之王業猶孟子謂之王道也蓋周以農事開國而豳者豐鎬之基也周

公因管蔡流言將壞成業念先公之初避狄居豳艱難積累歷十數世之久以致今日何忍一旦壞之所以感悟成王也七月之詩一言蔽之曰豫而已凡感節物之變而脩人事之備皆豫爲之謀也程子曰七月大意憂深思遠不惟豳風當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起發周公言終久意思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聚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〇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蟲鳥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

助弱其祭祀也時非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曹氏曰不窋之居於豳未能國也至其孫公劉始立國焉先公兼指公劉而言也

七月流火張子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斷○曹氏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朱氏曰所謂改正朔者以是月爲歲首耳月固不易也○今曰詩經皆夏時○傳曰流下也火大火也○疏曰左傳張趯云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黄昏火心中大暑退趯音剔

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觱音必二之日栗烈傳曰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觱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也○疏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朱氏

曰一之日謂一陽之月二之日謂二陽之月變月言日言二月之日也○錢氏曰謂十一月十二月也無衣無褐音曷○箋曰褐毛布也○疏曰賤者所服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爲之何以卒歲箋曰卒終也三之日于耜音似○疏曰于於也於是始脩耒耜○釋文曰耜耒下耓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耓丁反句音溝○說文曰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今曰絜辭云斲木爲耜揉木爲耒四之日舉趾音止○傳曰幽土晚寒故至周之四月民無不毀足而耕矣○疏曰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籍然則脩治耒耜當以季冬之月舉足而耕當以孟春之月令以正月脩耒耜二月始耕故云幽土晚寒鄭志荅張逸云寒晚温亦晚故脩耒耜始耕皆較中國遲一月也同我婦子饁彼南畝饁音葉○傳曰饁饋也○孫炎曰饁野之餉○李氏曰郤缺耕於野其妻饁之

是妻饁其夫也有童子以黍肉餉是子餉其父也郤音隙○王氏曰畝大抵以南為正故每曰南畝○補傳大田解曰田事喜陽而惡陰南東向陽則茂遂西北傍陰則不實田畯至喜畯音俊○傳曰田畯田大夫也○甫田箋曰田畯司穡今之穡夫也○疏曰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云農夫田官也

一章兩節總言衣食之急也餘章推廣其意豳公教民以衣食為本民從其教勤於務本故感時序之遷汲汲於農桑之務皆先事而豫圖之曰大火心星六月之昏加於正南午位當東西之中至七月之昏則流下而西暑退而寒將至矣至九月霜降始寒可

相授以冬衣矣當流火之候而豫興授衣之念非太早計也衣裘若不早備迨至建子一陽之日風寒觱發建丑二陽之日寒氣栗烈無風亦寒當此之時無衣無褐將何以終其歲乎不可大寒而後索衣裘也此言衣爲急也建寅三陽之日於是脩耒耜建卯四陽之日無不舉足而耕矣豳土氣候晚而多寒故耕事較之中國遲一月也我婦我子同致饁饁於南畝之中田大夫職掌農事來至而見其勤農則喜也此

言食為急也○西北温晚寒當早也毛言豳土晚寒當謂氣候晚而多寒故耕事遲耳鄭云寒晚非也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豳風○朱氏曰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箋曰載則也陽温也有鳴倉庚曰倉庚黄鳥也鵹見鶬帶女執懿筐傳曰懿筐深筐也遵彼微行傳曰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疏曰循微細之徑道爰求柔桑箋曰柔桑稺桑也蠶始生宜稚桑也春日

遲遲傳曰遲遲舒緩也

采蘩祁祁曰蘩白蒿也解見采蘩○傳曰蘩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

○山陰陸氏曰今沈蠶種尚用蒿○今曰采蘩被之祁祁傳云祁祁舒遲也甫田興雨祁祁傳云徐也韓奕祁祁如雲傳云徐靚也皆爲舒遲之意此七月及出車采蘩祁祁玄鳥來假祁祁皆爲衆多

女心傷悲朱氏曰豫以遠其父母爲悲也

殆及公子同歸殆音待○錢氏曰殆猶將也○疏曰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謂公子子也○程子曰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葛罪

傳曰婦人謂嫁曰歸

二章三章皆終首章無衣之意二章述蠶桑爲昏嫁之備也豳民以流火爲授衣之漸不可不豫圖之故

於春日則求桑而蠶春為秋計也言春日則巳陽温矣又有鳴者是倉庚之鳥矣是將蠶之候也蠶之新出者女執深筐遵小徑求柔穉之桑以養之蠶之未出者女當春日舒緩之時祁祁然皆出采蘩草以洗之女心傷悲念蠶事之勤苦蓋豫為衣裝之備庶幾他日將如女公子及時而嫁也民家以昏嫁為重事用帛尤多故雖自念其勞而不敢憚也○舊說謂女感陽氣而思男處子作此想恐非豳風淳固之俗也

謂豫有離親之感雖非經意却無害於義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音完偉○萑曰中者菼亂萑也生成之異名也又名騅一物而四名也郭云菼似葦而小又云蒹似萑而細是蒹小於萑萑小於葦故曰中者也菼覃之上濁亂頑之去聲○疏曰初生爲菼長大爲亂成則名爲萑○葦曰大者葭蘆葦也生成之異名也人名葦亦一物而四名也○疏曰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山陰陸氏曰明堂位云葦籥葦管中籥則萑小而葦大矣○釋草曰葭華蒹蒹葭蘆菼亂○釋曰葭一名葦即今蘆也葦之未成者葭一名蘆菼一名亂○衛碩人疏曰如李巡云蘆亂共爲一草如郭云則蘆亂別草大車傳云菼亂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葭菼爲一草以今驗之則蘆亂別草也○疏解見秦蒹葭

蠶月條桑程子曰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箋曰條桑枝

落采其葉也○疏曰謂**取彼斧斨**音鏘○疏曰隋銎曰斨係於地就地采之也斧方銎曰斨斨卽斧也唯銎孔異耳隋湯果反又音駝銎音芎曲容反斤斧受柄處○釋文曰隋孔形狹而長也○今曰隋山喬嶽之隋吐果反與此隋銎之隋同音釋山云巒山隋釋云凡物狹而長者謂之隋此言山隋者謂山形狹長者一名巒也隋山與隋銎皆狹長也**以伐遠揚猗彼女桑**猗音倚係音伊○朱氏曰取葉存條曰猗○補傳曰猗倚也猗重較兮猗于畝丘皆訓倚○今曰倚猶依也就樹采之也釋木云女桑荑桑郭璞云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爲女桑樹**七月鳴鵙**爲之入○釋鳥曰鵙伯勞○疏曰樊光云春秋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陰爲殘賊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月令仲夏鵙始鳴○補傳曰鵙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八月載**

績疏曰績麻爲布績者績麻之名載玄載黃傳曰玄黑而有赤色我朱孔陽傳曰朱深纁裳也祭服玄衣纁裳陽明也〇今曰載見龍旂陽陽爲公子裳晉氏曰祭義云歲既單矣世婦卒蠶遂獻繭于夫人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繅音騷

三章述蠶事終而復始及絲事畢而麻事又起其勤未嘗息而且知義也七月流火民知將寒之候故於八月萑葦既成豫蓄之以爲養蠶之曲薄今年爲明年之計也至於明年蠶長之月乃條其桑謂斬取其

條也桑樹之高大者其枝條遠人而揚起人手所不能及故取斧斨以伐其條然後就地采其葉而棄其條即上文所謂條桑也桑性以斬伐而始茂故條桑者又豫爲明年之計也女桑乃桑樹之低小者猗猗也倚取之者不斬其條但就樹以采其葉也上章柔桑乃桑葉之嫩者嫩葉始生未多故以筐箱求之養新出之蠶耳蠶有新出者又有未出者故同采蘩言之皆言蠶事之始也此章女桑乃桑樹之小者大樹

既條取之小樹又猗取之蠶已大食故桑之大小取之無遺葢言蠶事之成也桑麻之事相接續而起五月伯勞始鳴應一陰之氣至七月猶鳴則三陰之候而寒將至矣故七月聞鵙之鳴先時感事至八月則又緝績其麻也絲麻既成或染之以爲玄或染之以爲黄其朱色者尤鮮明將供公子之衣裳不敢言爲𧏮公之裳而託言公子也𧏮民禮義之俗如此張子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爲公子裳取彼狐狸則已欲爲公子裘民愛𧏮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女

桑小桑樹也郭說甚明物之小者稱女猶今稱女牆也毛云角而束之曰猗疏引左傳諸戎掎之然此猗從犭音倚左傳從才音紀與此異也箋以豳地晩寒故鵙以七月鳴曹氏又引王肅之說五訛爲七義皆未安離騷恐鶗鴂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朱氏集註云鵙也蓋鴂鵙聲相近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死也此與舊說異姑存之鶗鴂音題決

四月秀葽音腰○釋草曰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箋曰物成自秀葽始

○曹氏曰葽遠志也釋草云葽繞蕀蒬註云今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說文云劉向說葽味苦謂之苦葽木草云遠志一名蕀蒬一名繞葽一名細草四月采根葉陰乾參訂諸說知葽爲遠志矣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受胎於下葽感之而早秀○今曰葽毛不指爲何草鄭疑爲王萯陸璣亦無明說唯曹氏以爲遠志證據甚明劉向說爲苦葽今遠志苦澀之甚醫家以甘草熟鬻之乃可用

五月鳴蜩

音條○曰蜩蟬也諸蟬之總名也○今曰釋蟲云蜩蜋蜩螗蜩郭璞引夏小正云蜋蜩者五色具螗蜩者蝘俗呼爲胡蟬是蜋蜩螗蜩二種蟬也故爾雅疏云蜩者目諸蟬也今從之詩疏引方言云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陸璣又云蟬通語也一曰胡蟬一名娘如方言及陸璣之說則諸蟬皆一物也無區別矣今不從蕩詩如蜩如螗不得以爲一物也毛氏於彼傳云蜩蟬也螗蝘也其說是矣於此詩乃云蜩螗者蓋舉其類以相

明非以蜩爲蟪自爲興同也螗音唐蜋音郎蝘音偃八月其穫音鑊○釋文曰穫刈穀也十月隕蘀音允託○傳曰隕墜也○疏曰落葉謂之蘀○箋曰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一之日于貉音鶴○箋曰于往也○釋獸曰貉子貆貆音暄○釋曰字林云貉似狐善睡其子名貆○疏曰禮無貉裘唯孔子狐貉以居明貉賤也取彼狐貍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程子曰同謂會聚共事也○曹氏曰唯田與追胥竭作載纘武功傳曰纘繼也言私其豵音椶○傳曰豕一歲曰豵獻豜于公豜音堅○傳曰二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四章終首章無褐之意言取彼爲裘以助布帛因及田獵奉上之事也物生於陽而成於陰四月純陽之

月極處必反微陰胎萌五行皆胎養在長生之前五月一陰生則亦四月陰胎萌也葽草感之而早秀矣物成自秀葽始也曹氏曰首衆四月者言陰氣之來從微至著蓋有漸也五月一陰生蜩感之而鳴矣八月正秋物成穀之早熟者可刈穫矣十月陰氣極殺氣盛木葉皆隕墜於地而爲蘀矣四者皆陰氣漸至而將寒之候也西北地寒非狐貉之厚無以禦之故至隕蘀之時則往取貉皮以爲自用之裘取狐貍之皮以爲公子之裘賤者以自奉貴者以奉公也孟冬天

子已裘此仲冬乃豫取皮乾之為明年用也又因說獵之事至二之日會同以出田獵而繼續武事歲以為常不忘武也私有其一歲之豵豕而獻其三歲之豜豕于公薄於已而厚於君也○舊說夏官大司馬仲冬教大閱豳地晚寒故用季冬此自說豳俗不必律以周禮也

五月斯螽動股螽音終○曰斯螽蚣蝑也蚱蜢也舊說以為即螽斯非也考見周南螽斯蚣蝑音嵩須○釋蟲曰蜤螽蚣蝑廣韻蜤作蟴○今人曰令所謂春黍也○陸璣曰幽州人謂之春箕蝗類也長而

者長脚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玳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江東人呼爲吒蛨二字音摘麥○山陰陸氏曰江東謂之蚱蜢善害田稼

六月莎雞振羽莎音蓑○曰莎雞絡緯也促織之類也○釋蟲曰螒天雞螒音厚○樊光曰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陸璣曰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或謂之天雞今絡緯蟲是也○山陰陸氏曰古今註云莎雞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緯也促織一名投機謂其聲如急織也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釋文曰屋四垂曰宇雜詩云宇屋霤也霤力救反○朱氏曰檐下也

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八字句○曰蟋蟀促織也解見唐蟋蟀

穹窒熏鼠傳曰穹窮也窒塞也○疏曰熏鼠令出其穴

塞向墐戶墐音覲○傳曰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戶○疏曰蓽戶以荊竹

織門以其荆竹通風故泥之也　嗟我婦子曰爲改歲爲去聲入此室處

五章述既有衣褐則改歲可以禦寒終首章卒歲之意也豳民言五月則斯螽動其股而鳴矣至六月則莎雞振其羽而鳴矣五月一陰六月二陰二蟲先秋作聲感陰氣之萌也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七月蟋蟀之蟲在野至八月乃在檐宇之下寒則依人也九月則在室戶之内十月則入我牀下小蟲愈近於人知大寒至矣故穹窮窒塞其室

之孔穴熏鼠令出又塞其北向之牖又以泥墐塗荆竹之戶告妻及子言我所以爲此者爲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

六月食鬱及薁 音郁○曰鬱雀李也車下李也唐棣之屬也曰薁薁李也唐棣也蘡薁也鬱類而小別也蘡音纓○疏曰劉楨云鬱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而正赤食之甜本草云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也薁李即薁也○今曰疏云鬱是車下李薁是薁李則薁李非車下李矣陸璣既以唐棣爲薁李人云薁李一名車下李本草有郁李人亦云一名車下李則薁李又有車下之名蓋由二者相類故名稱相亂也○棣解見召何彼穠矣

七月亨葵及菽亨音烹○李氏曰葵可茹公儀所拔是也○山陰陸氏曰齊民要術云今世葵有紫葵白葵二種左傳云鮑莊子之足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今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根○朱氏曰菽豆也○菽解見小宛八月剝棗剝音撲○傳曰剝擊也○今曰就樹擊而落之十月穫稻稻解見唐鴇羽爲此春酒傳曰春酒凍醪也○疏曰凍時釀之即酒正三酒中清酒也冬釀接夏而成以介眉壽箋曰介助也○疏曰人老年者必有毛眉秀出也○王氏曰眉壽良矣養氣體焉以助之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疏曰斷取而食之○李氏曰壺性莖小析之故曰斷○傳曰壺瓠也○長樂劉氏曰枯者可爲壺嫩者可爲茹九月叔苴音趨考見關雎○傳曰叔拾也苴麻子也采荼薪樗荼音徒樗音攄○荼解見緜○傳曰樗惡木也○疏曰樗唯堪爲薪○解見我行其野

食我農夫食音嗣

六章述老壯之養有厚薄也六月食鬱薁二李七月烹煮葵菜及菽豆八月剝擊樹上之棗而落之十月刈穫禾稻而爲凍醪此以上皆以養老介助秀眉壽老之人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取壺瓠九月叔拾麻子荼苦菜也則采之樗惡木也則薪之此以上皆以爲壯者之食故曰以養農夫也優老而薄壯豳俗之厚也

朱氏曰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

九月築場圃傳曰春夏爲圃秋冬爲場○箋曰場圃同地自生物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十月納禾稼禾稼見下黍稷重穋重平聲穋音六○黍稷解見王黍離○疏曰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穋○重穋詳解見閟宮禾麻菽麥疏曰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菽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今日同齊也上入執宮功傳曰入爲上出爲下○李氏曰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范氏宮功公室之役也晝爾于茅今曰于於也於是取茅猶三之日于耜也宵爾索綯傳曰綯絞也○疏曰繩之絞也○程子曰綯所用蓋屋亟其乘屋亟音棘○傳曰乘升也○箋曰急當治野廬之屋○疏曰上文塞向墐户是都邑之屋此謂野廬之屋也○今曰信南山中田有廬

箋云農人作廬於田中以便田事 其始播百穀疏曰播種也

七章述農事終而復始其勤勞未嘗息也九月豫築圃爲場十月則就此場納禾稼於倉其禾有黍有稷有先種後熟之重有後種先熟之穋禾是大名有非一種之禾又有麻有菽有麥農事了畢農夫自相告戒云嗟我農夫稼穡収獲既齊矣野中無事我當上入都邑執公室之役不待督責而從見豳人尊君親上禮義之俗也既執宮功之後又自相戒云晝日於

是取茅草將以蓋屋夜則作索綯將以縛屋凡為此者當急升野廬之屋而修之以明年又播百穀也謂之始播終而復始也宮功方畢即治野廬豫為明年之計豳民之敏於趨事如此黍稷麻麥但因納稼之文廣舉禾稼之類以見其多謂至十月則此等諸種皆成熟矣不專是十月納之也月令五月登黍四月登麥非十月也 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孔氏謂取茅索綯以待明年蠶用與下文乘屋不相接其說固非

也諸家雖以取茅索綯爲乘屋之用然以屋即是公宮又與始播百穀意不聯接公宮蓋屋必不用茅茅又不可爲索綯今以屋爲野廬其屋用茅蓋之又作繩索以縛此屋而修治之上下文意始分曉

二之日鑿冰沖沖音鑿○朱氏曰鑿冰謂取冰於山也○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取之註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曹氏曰沖沖和也三之日納于凌陰凌去聲又音陵○傳曰凌陰冰室也○疏曰天官凌人十二月斬冰即納之蓋土脈寒故正月藏之○朱氏曰蓋土寒多故正月風未解凍冰猶可藏也四之日其蚤音蚤○疏曰其早朝獻

羔祭韭疏曰月令仲春獻羔開冰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滌音敵○傳曰滌埽也朋酒斯饗傳曰兩樽曰朋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王氏曰公堂人君之堂也○傳曰學校也稱彼兕觥兕詞之上濁○解見卷耳萬壽無疆傳曰疆竟也竟音境○今曰有疆境則有限止無疆境則長遠無限止也

末章述祭祀燕饗祝頌之事見君民相親所以爲艱難積累之始也季冬陽氣尚微盛陰固閉不能自達乃豫於深山窮谷鑿取其冰以達之陽氣達而沖沖然和也至孟春乃藏冰於冰室仲春之早朝開冰用

之以獻羔祭韭以時韭新出故薦之也將言歲功成而樂之故又言九月有嚴肅之霜十月滌埽其場將以納禾稼也民相戒以速畢場功當設兩樽朋酒以爲燕饗之禮相命殺小羊升君之公堂舉兕觥酌公以酒祝之萬壽無疆境也

詩記曰豳之先公固宏未備無君臣之間○曹氏曰十二月陽氣尚微於是鑿冰以達之至二月四陽大壯恐其太過則微陽幾於息滅於是開冰而頒之逮火出而畢賦所以節其過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有在於此而賓食喪祭因以致其用焉其獻羔祭司寒也祭韭薦寢廟也○補傳曰君民之間上下相親不啻如家人父子周之王業由於得民世三十年八百

其甚於此歟國人以羔羊朋酒自詣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眞雖在立國之初庶事草草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風俗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音笞遙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遺音位名之曰鴟鴞焉朱氏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矣其挾武庚及淮夷以叛蓋以周公為亂也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泯也故周公作此鴟鴞之詩以遺王告之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為救亂也

三監雖平而君臣之疑未釋則亂猶在也此詩不知

者以爲公之自明耳曰周公救亂者用春秋書法也

此序經聖人之手矣周公既出而作七月未還而作

鴟鴞既還而作東山著公之出入也

鴟鴞鴟鴞曰鴟鴞鴟類也鴟惡聲之鳥鴟鴞爲鴟類則亦惡聲之鳥也郭璞以爲鴟類陸璣以爲巧婦陸農師是璞而非璣○釋鳥曰鴟鴞鸋鴂二字音寧決○詩記曰郭景純陸農師得之鸋鴂鴟鴞之别名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鸋鴂此乃陸璣疏所謂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鴟鴞之別名同與爾雅之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氏雖知其失乃併與爾雅非之蓋未考景純之註耳既取我子

無毁我室曹氏曰鳥以巢爲室如雀入燕室也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鬻音

育義同

鴟鴞惡聲之鷙鳥喜破鳥巢而食其子託爲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曰汝先已取我子食之矣無更毀我巢也時管叔武庚雖亡爲惡之黨猶在喻爲惡者既陷管蔡於罪矣無更謀危王室也恩愛勤勞鬻養此子誠可傷閔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巢乎程子曰鴟鴞謂爲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呂氏曰殷民流言中傷周公謀危王室故周公曰管蔡親也爾既以惡汚染使陷於罪是害我兄弟矣又欲謀危王室則不可也

迨天之未陰雨[傳曰迨及也]徹彼桑土[音杜○朱氏曰徹取也○傳曰桑土桑根也]綢繆牖戶[綢音儔繆莫彪反箋曰綢繆猶纏綿也朱氏曰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又託爲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剝取桑根綢繆纏綿其巢之隙穴及出入之戶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以勤勞之故惜此巢室今巢下之民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其可乎[王肅曰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

予手拮据音吉居○傳曰拮据撠挶也音戟菊○疏曰撠持也撠挶謂以手挶持草也予所捋荼捋鑾之入荼音徒○朱氏曰捋取也○傳曰荼萑苕也萑苕音完條○疏曰亂爲萑萑苕謂亂之秀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荼茅秀然則茅亂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也亂頑之去聲○三荼考見邶谷風○朱氏曰可捋巢者予所蓄租程子曰蓄積也租取也予口卒瘏音徒○王氏曰卒盡也○傳曰瘏病也曰予未有室家

又託爲鳥言予手拘持者是予所捋取萑苕也予所蓄積租取而予口盡病也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也豈可室成而爲鴟鴞所毀乎周公

以喻已不憚勤勞者以王業未成故也豈可業成而爲殷民所毀乎手拮据而捋荼蓄租而口卒瘏交錯言之也

予羽譙譙（音樵○傳曰譙譙殺也殺色界反減削也）予尾翛翛（音消○傳曰翛翛敝也）予室翹翹（傳曰翹翹危也）風雨所漂搖（漂音飄）予維音嘵嘵（音梟○錢氏曰嘵嘵吽呼也）

又託爲鳥言我營巢之苦非特手勞口病也予羽譙譙然殺減予尾翛翛然敝敗予室翹翹然危風雨又

漂蕩而搖動之予恐其隕墜維音嘵嘵然而呼呼也周公以喻已盡瘁經理王室如鳥之作巢甚苦王室新造成王幼沖如鳥巢之甚危殷民又爲流言以搖撼之如風雨之漂搖故作此詩以哀鳴如鳥音之嘵嘵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勞去聲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思去

聲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女音汝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樂音洛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音悅

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東山周公所作以勞歸士猶杕杜勞還役也後序言大夫美之非也杕杜述家人望歸之情東山述歸士思家之情其意則一然杕杜之辭簡東山之辭詳蓋周公與歸士居東三年患難同之情之繾綣言之諄複宜與杕杜不同也後序又分一章言其全軍而歸

二章言行者之思非也今以前三章皆爲述歸士在途思家之情後山詩所謂住遠猶相忘歸近不可忍蓋别家之情於久住之處猶或相忘至於歸心已動行而未至則思家之情最切故序其在途之情以慰勞之采薇出車言今我來思皆言在途之事與此正同末章因述自途而至家故四章皆以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發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慆音叨○傳曰慆慆言久也我來自東今日來歸也

零雨其濛疏曰零落也○錢氏曰濛濛細雨貌我東曰歸今曰曰歸猶言歸也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行王音航毛音銜鄭音銜枚音梅○傳曰士事也○疏曰大司馬大閱云遂鼓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繣音畫又呼麥反蜎蜎者蠋蜎音淵蠋音蜀○錢氏曰蜎蜎蠕微動貌傳曰蠋桑蟲也○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烝在桑野敦彼獨宿敦音堆○朱氏曰敦獨處不移之貌○今日諺云敦敦不動亦在車下

三監在周之東周公自西徂東以征之軍也必依山為固故以東山言之此詩乃軍士已歸之後周公不

忘其往時之勞歷述其在途思家之情以慰勞之以見上之知其憂勞也人之思家於歸而在途思之最切此設爲軍士自道之辭反覆委折曲盡人情之私謂爾軍士在途之時若曰我向之往東山以征三監也慆慆然久而不歸及我來歸自東又遇細雨濛濛然是尤苦也行役最以雨爲苦言雨之濛濛形容得羇旅愁慘之意我自東言歸行而未至我心念家之在西而悲也征役久則衣破敝故思到家之時當

更制裳衣願自今勿復從事於行陣而銜枚也在途經行桑野因感所見而自歎曰彼蜎蜎然微動之桑蠋久在桑野之葉中如我敦然不移而獨宿亦在車下也古之用車止則爲營衛故士卒宿于車下言獨宿思室家也見上之體其情也○烝有三義衆也進也久也此詩三烝在者二以爲進則可以言蠋不可以言瓜以爲衆則喻獨宿不取衆義也此詩皆言久役之情則久義爲勝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臝力果反○釋草曰果臝之實栝樓○釋曰果臝之苦其實名實即子也○疏曰孫炎云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栝樓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亦施于宇施音異○陸氏曰施延也○曰宇屋垂也則見七月伊威在室傳曰伊威委黍也○陸璣曰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蠨蛸在戶蠨蛸音蕭梢○傳曰蠨蛸長踦也踦音欺脚也○陸璣曰蟰子也小蜘蛛長脚者俗呼蟢子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町畽鹿場町音挺畽湍之上去又作畽字又作埠○任子曰町畽處傍田壖也熠燿宵行熠音揖燿字亦作燿燿○疏曰熠燿螢火也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此章亦述軍士在途遇雨勞苦而思家蓋室廬將近則家事纎悉一一上心此人之情也我久征役無人在家田廬必是荒廢想見栝樓之實蔓延于屋垂之下矣壁落間伊威小蟲必以無人而出行于室矣蠨蛸小蜘蛛必結網當戶矣廬傍畦壠必為麋鹿之場矣螢火夜必飛行室中矣此五物不足畏也乃可懷感也謂久而不歸也此言歸士無室家者 聞之趙虛齋云即末章歸而新昏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鸛音貫垤音迭○陸璣曰鸛似鵠○王氏曰垤丘垤也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洒鰓之上埽音噪我征聿至有敦瓜苦敦音團○程子曰敦圜成之貌烝在栗薪箋曰烝久也○錢氏曰栗之可爲薪者○程子曰瓜之苦者人所不取常任其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天將陰雨鸛性好水長鳴于丘垤之上亦道間遇雨所見也此時想其婦在家必念行人而悲歎且曰今當洒埽其室窮塞鼠穴我征夫將至矣望我之歸也

聿者將遂之辭實未至也又想其婦見有瓜之苦者人所不取敦然圓成久在栗薪之上如我之匏繫于東必歎曰自我不見者今三年矣此皆想其婦在家之歎望蓋行人念家之情如白居易詩云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也此說歸士有室家者即末章所言其舊如之何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曰熠燿鮮明也之子于歸皇駁其馬駁音剝○釋畜曰黃白皇騂白

駁○孫炎曰馬色黃白有黃處有白處騂赤色也騂白有騂處有白處親結其縭音离○曰縭婦人帨巾也解見野有死麕○傳曰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帨褘音暉衿音今去聲繫佩帶也帨音稅○疏曰婦人之褘謂之縭孫炎以褘為帨巾郭璞以為今之香纓此言結縭當是帨非香纓也九十其儀朱氏曰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末章述到家之樂以慰悅之言在途遇雨則勞自途至家則喜至家之時適及仲春倉庚之飛其羽鮮明人情和悅與景相會我軍士未受室者可以及時而昏姻此女子之歸于夫家其馬有皇有駁女之母親

結其帨巾其儀多也其新昏者甚美矣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哉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惡烏路反○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朱氏曰四國四方之國從管蔡之辭者

既破我斧今曰易旅卦得其資斧今注斧所以斫除荆棘又缺我斨音鏘○今曰斧斨解見七月代木用之非指兵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曰皇正也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傳曰將大也

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斨錡銶者斧雖兵器所用而以斨竝言乃衆民所用以採桑者又錡爲鑿屬銶爲木屬以類言之知皆非兵器矣周公奉王命以討罪有征無戰四國聞王師之至即窮蹙自守周公又遲之三年不爲急攻之計故未嘗從事於戰陣惟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之用爲多歷時之久則必敝故此詩言管蔡之亂何能爲哉但能破我之斧而已又缺我之斨而已其兵器元無

損也蓋周公東征唯四國是正而已即孟子言征者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彼雖自外於周周公一視同仁均爲我民不忍疾之乃哀矜之周公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豈不大哉大周公所以惡四國也○舊說破斧缺斨爲戰陳殺戮之多至於如此且東山序云一章言其完也孔氏云東征無戰陳之事然則破斧缺斨非爲戰也周公提王師以臨武庚之小醜若用其兵力一鼓滅之何待三年之久乎觀尚書所

載周公化商之事勤拳懇惻如父兄之愛其子弟眞所謂哀我人斯也若以爲殺戮之多至於破斧缺斨則是與之血戰而僅勝之亦疲敝甚矣與下文哀我人斯及吪嘉遒休之意皆不相類血流漂杵孟子所不信揮刀紛紜韓氏之陋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音奇○傳曰鑿屬曰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音訛○傳曰吪化也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化之而已不殺之也嘉言德之甚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傳曰木屬曰銶釋文曰韓詩云鑿屬一解云今之獨頭斧周公東征四國是遒慈秋反○曹氏曰遒聚也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聚之言不使之離散失所也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音哥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程子曰伐柯乃既得非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詩記曰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曰朝廷則二公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休者也主未悟而事未回國人所當責而二公所當咎也

伐柯如何傳曰柯斧柄也匪斧不克朱氏曰克能也取妻如何取音娶匪媒不得

有問伐木以為斧柄者當如何乎非斧則不能其理易知何必問也有問取妻者當如何乎非媒則不得其理亦易知何必問也今欲周公之歸何必問人但以禮迎之而已下章言之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箋曰則法也我覯之子覯溝之去○箋曰覯見也之子周公也籩豆有踐○釋器曰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傳曰踐行列貌

所伐之柯即此手中之柯比而視之舊柯短則如其短舊柯長則如其長其法則不遠亦易知也我欲見周公當陳其籩豆踐然有行列隆禮以迎之而已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音域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補傳曰是詩與伐柯相類然伐柯則言朝廷不能以禮迎周公是詩則言周公不當久處外也

九罭之魚鱒魴鱒作之上濁○疏曰九罭魚網也○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囊○陸璣曰鱒似鯶而鱗細於鯶赤眼鯶音混○曰魴鯿也解見陳衡門我覯之子袞衣繡裳朱氏曰袞

衣繡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也皆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衮也蜼位軌壘三音卷音衮

興也言設九罭之常網則僅可以得鱒魴之常魚喻常禮非所以處周公也故我欲見之子周公當用龍衮之衣及絺繡之裳上公禮服往逆之服其服則居其位矣欲朝廷復相之也○九罭毛以為小網諸家或以為大網郭璞言有百囊網則九囊者不得為大網又有不及九囊者則九囊亦不為甚小蓋常網

也鱒魴毛以爲大魚今赤眼鱒及鯿魚皆非大魚

鴻飛遵渚傳曰遵循也公歸無所於女信處女音汝處音杵

西人欲公之歸謂東人曰鴻飛宜戾天而乃遵循於洲渚周公宜在朝廷而乃留滯於東土豈公歸無其處所遂於汝東土誠安處乎公歸則朝廷有以處之不久留於汝東土也此所以諷朝廷也

鴻飛遵陸釋地曰高平曰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程子曰宿安息也

豈公歸不復其舊位而於汝東土誠安留乎公歸必

復其舊位矣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東人欲公之留荅西人曰汝固有衮衣以迎公之歸矣然願無以我公歸而使我心悲也言衮衣者因首章西人欲以衮衣繡裳迎公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三句

狼跋音撥又蒲末反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補傳曰後序推本其初而言之觀詩人之

所詠乃周公東歸復辟後事故曰德音不瑕謂其終始無瑕也

狼跋其胡 狼解見齊還○傳曰跋躐也○疏曰狼之老者頷下垂胡○朱氏曰胡頷懸肉也

載疐其尾 疐音致舊又音帝今不從○傳曰疐跲也跲其劫反礙不行也○今曰疐音致者跲也帝音者本也此詩但當音致中庸言前定則不跲注跲躓也躓音致說文云跲躓躓即疐也○釋言曰跋與疐皆顚倒之類進則躐其胡而前倒退則卻頓而倒於尾上

公孫碩膚 孫鄭音遜毛如字○程子曰遜避而芾居也○傳曰碩大也膚美也

赤舄几几 舄音昔○詩記曰鄭氏屨人註云王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舄禪下曰屨禪音丹○王氏曰几人所馮以爲安故几几安也○程子曰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縶周公遇利欲之機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

泰亦舄亦几几然安也興於狼之跋疐矣○范氏曰其德備者其容亦盛亦舄几几則其餘可見矣夫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者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為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興也老狼以貪欲之故陷於機穽其在機穽之時欲進則跋躐其胡欲退則疐跲其尾求脫不能喻人有貪欲則陷於患難進退失措也周公遜其大美不以

德盛自矜不以功大自伐無一毫私欲之累故雖處流言之變其赤舄几几然步履安詳無異平日所謂不失其聖也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屨喜者或至於折屐詩人以赤舄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狼猛健之獸雖善兵者禦之亦不能免平時不至跋疐其老者雖項下垂胡若在平地亦無跋之之理所言跋胡疐尾者謂其落機穽之時進退求脫不能耳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箋曰不可疵瑕也○程子曰大舜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得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興如是乎惟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猛興周公不失其聖雖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且以上二句言跋疐安有几几不瑕之義但此詩體與他詩不同故不通耳

狼跋二章章四句

詩緝卷十六